

# 佛传叙事演变略探

——从四相成道到十二宏化事迹

萨尔吉

**内容摘要：**关于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描绘，在佛教文献和艺术史上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早期的不表现佛陀的形象，到释迦牟尼一生四大事件的描绘，再到佛陀的八相成道，乃至藏传佛教所认可的十二宏化事迹。本文拟以相关的梵、藏、汉文献为基础，辅之以相应的图像学资料，初步探讨佛传叙事、尤其是释迦牟尼十二宏化事迹的形成，以此说明这一观念的逐渐演进过程及其在佛教图像学上的不同表现方式。文中所利用到的文献主要有《十地经》、《究竟一乘宝性论》、题名为龙树的《十二宏化事迹赞》等印度文本，以及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等藏文文献。通过文献的钩沉，图像学上的比照，以图文互证的方式增进我们对佛传叙事及其表现的了解。

## 一、早期佛传叙事的记载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人，其生平一直是僧团非常关注的话题，经典文献中除了讲述佛陀最后生（本行）的故事，还有众多佛的前生（本生）故事集成。此处的讨论仅限于佛的本行，也就是对释迦牟尼最后一生行迹的叙事。

从现有文本而言，早期的佛传叙事并没有着重突出某个或某几个主题，对佛一生行

迹描述的起始和结束的处理也不尽相同,例如,巴利语的《中部尼柯耶》初篇第 26 经《圣求经》(*Ariyapariyesanāsutta*)中,叙述了佛从出家到成正觉的历程。文中佛陀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自己观察生老病死的过程,然后出家求道,先后前往阿罗迦摩罗、郁多迦摩罗仙人处,皆不满意,前往摩揭陀优楼频螺附近的丛林结跏趺坐,悟道后梵天请佛讲法,佛开初打算为自己的两位老师讲法,得知他们已经离世后,准备前往鹿野苑为最初跟随自己的五人讲法,路遇邪命外道郁婆迦,佛陀告知其计划,经文以佛陀抵达波罗奈斯鹿野苑,为五比丘讲法结束。如果以后来定型的佛传来比照,上述文本中最重要的场景是成道和转法轮,其他的次要场景可以视作成道和转法轮的因缘。

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第三次考察中曾在新疆发现一部名为《四众经》(*Catuspariṣatsūtra*)的梵文佛典,其中也叙述了佛陀行迹。根据瓦尔德斯米特的校勘,可以分为 28 个场景,根据故事的发生地点,始于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历经佛陀在波罗奈斯的弘化,返回优楼频螺,终于佛陀在王舍城的教化。这些场景中,不乏佛传中脍炙人口的故事,例如,二商主供食,四天王奉钵,目真邻陀龙王遮雨、调伏迦叶三兄弟等等。可以看出,其叙事的中心是落在佛陀悟道后的收摄教化弟子方面,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转法轮方面,整个叙事比较平实,没有刻意突出某几个事件的倾向。

上述两部经典主要处理的是释迦牟尼成道,以及成道后的事迹,对释尊的出生和最后的涅槃并没有提及。佛教文献中有专门讲述佛陀最后行迹的经典,称之为《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经文讲述了佛陀从王舍城到拘尸那揭罗的最后行程,以及佛陀圆寂后毗荼、起塔供养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有两处涉及到了佛陀一生重要行迹的追忆,一是佛陀告诉阿难大地震动的八种因缘时,其中六种因缘与佛相关,即从兜率天下凡入胎、出胎、成正觉、转法轮、欲舍寿、入涅槃<sup>1</sup>。二是阿难问佛当其圆寂后,僧众如何追忆供养佛陀时,释迦牟尼指示说应当参访四大圣地,即佛陀的诞生地蓝毘尼、成道地菩提迦耶、初转法轮地鹿野苑,以及涅槃地拘尸那揭罗。前一处记载中增加的场景是兜率天下凡入胎和如来欲舍寿的记述,从兜率天下凡入胎的记述后来成为佛陀本行的重要场景之一<sup>2</sup>,如来欲舍寿的所在地吠舍离也成为佛教的圣地之一。

部分律藏文献也有释迦牟尼生平的记载,例如,汉译《五分律》提及释迦牟尼年轻

1 参见汉译《大般涅槃经》(T. 1, no. 7, 191c28-192a5), 以及《长阿含·游行经》(T. 1, no. 1, 16a4-14)。

2 关于这一场景的研究,可以参看 Christian Luczanits, "Prior to Birth, The Tuṣṭa Episodes in Indian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ristoph Cueppers, Max Deeg and Hubert Durt eds., *The Birth of the Buddha: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Held in Lumbini, Nepal, October 2004*, Lumbini: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2010: 41-91.

时巡游睹见老、病、死，后见沙门，逾城出家，至菩提树下成道，收摄徒众。汉译《四分律》的叙事与《四众经》较为接近，文中虽然提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但是并没有详细介绍。《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中的佛陀行迹始于释迦牟尼处兜率天宫，然后依次提到了入胎、诞生、出家、降魔、转法轮等事迹，整个叙事的核心还是在于成道以后的事迹。

关于佛陀的诞生，早期经典涉及得较少，汉译《长阿含》的第一篇经文《大本经》介绍了在释迦牟尼之前的过去六佛的基本情况，尤其介绍了毗婆尸佛的生平，其中提到毗婆尸菩萨从兜率天下降母胎，住胎，从右胁出生，巡游睹见老、病、死，后见沙门，出家修道，观缘起而得道。这里虽然描述的是毗婆尸佛的生平，但是释迦牟尼的生平亦与此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没有降魔的记述。

至少从阿育王的时代开始，过去七佛信仰的崇拜，以及对释迦牟尼诞生地的供养已经形成。根据阿育王的法敕铭文，他在灌顶后第十四年（约公元前 254 年）增固了位于尼泊尔 Nīgālisāgar 的拘那含牟尼佛塔（拘那含牟尼是过去七佛中的第五佛），在其灌顶后第二十年（约公元前 248 年），阿育王参访了蓝毘尼佛陀诞生处，并再次顶礼拘那含牟尼佛塔。另外，法敕铭文还提到阿育王灌顶后第十年（约公元前 258 年）已经成为优婆塞一年半，对佛教的信心增长，开始法巡，历 256 天，虽然这里没有点出法巡的具体目的地，但想必应该包括佛教的一些重要圣地。根据汉译《阿育王传》，阿育王建立八万四千佛塔后，谘问优波崛多，请其指示佛陀说法游行之处，以作供养。优波崛多引领阿育王参访了蓝毘尼佛陀诞生地、迦毘罗卫佛陀年轻时学习游戏、踰城出家之处、菩提伽耶佛陀六年苦行、终成正觉之处、波罗奈斯佛陀初转法轮处、舍卫城佛陀示现神变之处、桑迦尸（曲女城）佛陀上升三十三天为母说法后下降人间处、拘尸那揭罗如来涅槃处，其间穿插了许多佛陀收摄弟子的事迹。阿育王在上述地方都广兴供养，设立塔庙。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逻辑上早期佛教对佛陀生平关注的重点是佛陀成道后的游方传教，前人也早已指出，佛教圣地的形成与佛传的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也不难理解八大圣地中，与佛陀成道后的圣迹相关的场所占据了四处（舍卫城佛陀示现神变之处、桑迦尸国佛陀从三十三天下降之处、吠舍离神变处、王舍城息诤处）。这四处圣地，加上佛陀本行中最重要的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槃之处，共同构成了八大圣地，在这些地方建立的佛塔也成为后世藏传佛教以绘画雕塑形式表现的八大佛塔的肇始。

## 二、佛传叙事专门文学的兴起

此处所说的佛传叙事专门文学，主要指的是以佛传为叙事主题的文献，这些佛传的文学性非常强，其中夹杂有众多的佛陀本生故事，根据叙事内容的完整与否，我们可以将此类文献分为部分叙述佛传的文本和完整叙述佛传的文本。

从部分叙述佛传的梵文文本而言，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有《神通游戏经》(*Lalitavistara*)和《大事》(*Mahāvastu*)，前者始于释迦牟尼从兜率天入胎，终于初转法轮，后者始于燃灯佛授记，终于释迦牟尼收摄迦叶三兄弟。

约译于公元2世纪末的《修行本起经》对佛陀生平的叙事始于燃灯佛授记，终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降魔悟道，全经分为五品，即《现变品》、《菩萨降生品》、《试艺品》、《游观品》、《出家品》，这约略可以视为释迦牟尼成道之前的故事，从经品而言，我们可以归纳出从兜率天下降、诞生(包括入胎)、学艺、游观、出家(包括苦行、降魔等)这些在后世佛传叙事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虽然有些主题在经品中并未独立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对其中一些大主题下的情节，例如降魔，有生动的描写。约译于公元3世纪初的《中本起经》可以视作《修行本起经》的接续，始于释迦牟尼的悟道，终于佛食马麦的故事，全经十三品，内容主要是释尊的游方摄徒，与《四众经》类似，重点在于转法轮。

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始于燃灯佛授记，结束于释迦牟尼收摄迦叶三兄弟，全经不分品，但是也提到了菩萨从兜率天降生和降魔。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与此一致。

聂道真译《异出菩萨本起经》以简短的篇幅叙述了燃灯佛授记到释迦牟尼成道的事迹，其中有菩萨从兜率天降生的记述，但是没有降魔的叙事。

竺法护译《普曜经》始于菩萨从兜率天降生，终于释迦牟尼收摄舍利弗和目犍连，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始于燃灯佛授记，终于释迦牟尼初次返回迦毘罗卫。两经对释迦牟尼在兜率天的事迹大为扩展，成为佛陀给天众讲法的专门一品，苦行有单独的一品，而且关于降魔的叙事均有两品，说明二者对降魔事件的重视。

完整叙述佛陀行迹的经典，有偈颂体形式的《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昙无讖译《佛所行赞》始于释迦牟尼的诞生，终于分舍利，全文二十八品，苦行、降魔、成道成为单独的品目。4世纪末译出的《僧伽罗刹所集经》，始于佛陀的种种本生故事，终于阿育王起塔奉佛，但对菩萨的入胎，以及成长叙述至为简略，更多的是用佛传为纲，宣讲佛教义理。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佛传叙事中的佛陀行迹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

1. 对于佛陀行迹的起始，各个经典并不一致。关于起点，有的以燃灯佛授记为始，有的以从兜率天降生为始，有的以菩萨入胎为始；对于结尾而言，有的终于初转法轮，有的终于收摄徒众，有的则终于涅槃后分舍利。

2. 佛陀本行大致经历了从关注成道以后的事迹到平衡成道以前和成道以后事迹的发展。也就是说对释迦牟尼的诞生，以及宫中生活，乃至成道前夕的描写施以浓墨重彩，使学艺、游乐、苦行、降魔也成为叙事的重点。但我们也要注意部分经典缺乏降魔的记载，这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3. 对佛陀行迹进行主题化简略概括的倾向没有出现。经典对释迦牟尼的重要行迹均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对其进行凝练总结，这一倾向的产生恐怕与大乘佛教的兴起相关。

4. 部分主题的扩展，可能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佛教义理的发展，例如兜率天宫的事迹；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呼应佛传故事在图像上的表现，例如入胎、苦行、降魔等脍炙人口的场景在图像上的表现。当然，文献和图像的相互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文献和图像的断代都不是十分明朗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小心对待。

### 三、考古资料所见早期佛传故事的记载

关于佛传故事的图像表现，我们可以区分为单独的佛传场景和连续性的佛传故事，早期的考古资料所展现的往往是单独的佛传场景，我们很难从中发现叙事的逻辑性，相应地，图像的比定也有一定的困难。就现有的考古材料而言，在早期佛传故事的具象化表现中，佛陀的形象一般不出现，而往往用象征手法表达。对如何处理佛陀的前生和今生事迹，似乎也经历了一个从重视今生事迹到逐渐重视本生事迹的发展。例如，据拉莫特叙述<sup>3</sup>，在桑奇大塔的浮雕中，释迦牟尼的今生故事明显多于本生故事，目前比定的至多有5个本生故事，即著名的六牙白象、大猕猴、独角仙人、睺子、须达拏本生，而释迦牟尼的今生行迹则有着丰富的表现，从释迦牟尼的入胎到涅槃毗荼，重要场景出现了34个，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场景，此处值得关注的是出现了释迦牟尼成道前夕，魔军诱惑和降魔的场景，我们会看到后世这成为释迦牟尼行迹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34个场景中包括佛陀一生中最重要的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槃，这四处场景在桑奇大

3 Etienne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des origines à l'ère Saka*,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èes, 1958. Sara Webb-Boin trans.,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Louvain-Paris: Peeters Press, 1988: 404ff.

塔的浮雕中出现了不下 53 次，说明释迦牟尼的这四大行迹已经成为艺术家着力表现的主题。另外，34 个场景中还包括吠舍离猴子供蜜、舍卫城神变、桑迦尸国从三十三天下降，加上上述四大行迹，从中可以看出传统八塔中七塔的建立动因已初具规模。

在菩提伽耶的浮雕中，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和今生故事基本持平。在巴尔胡特的浮雕中，可以看出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明显多于今生故事，目前已经比定出的本生故事有近 40 个，相较之下，释迦牟尼的今生故事仅有十余个，包括入胎、比武、削发出家、觉悟、初转法轮、接受祇园、帝释造访、伊罗鉢龙王造访、Pārileyyaka 象群供养、三十三天下降、涅槃、阿闍世王供养。

释迦牟尼仅仅在其前生故事中以人类或动物的形象出现，在今生故事中，释迦牟尼以象征的手法表达，比如足迹。空着的座位、撑举的伞盖、空着鞍具的马匹等等。释迦牟尼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四大行迹也是分别以莲花、菩提树、法轮、佛塔来表现。

因此，我们可以说，早期的佛传叙事一方面重点在于描述释迦牟尼成道后的游方宣教，另一方面并没有着力突出其中的重要场景，其中释迦牟尼的悟道和宣教成为叙事的核心，这也容易理解，从教法的角度而言，从人类认识的角度而言，对真理的体证和对真理的宣讲无疑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而释迦牟尼的行为无疑代表了佛教徒认识世界的标准和范式，即追随佛陀，深入经藏，自力自证的学习和修行。如果从释迦牟尼本身而言，虽然他的悟道和宣教是他一生的核心行迹，但是他是世俗的人身，经历了从普通人到觉悟者的转变，因此，从人的履历而言，必然包括其从生到死的完整历程，就像舞台表演一样，虽然演员的台上表演是观众关注的核心，但只有加上开幕（生）和谢幕（死），才能构成完整的一幕，观众可以由此更深切地体会佛教所讲的“有命咸归死”的真理。由此出发，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四大行迹成为佛传叙事最重要的四个时刻也就顺理成章。

从叙事到图像，读者关注的重点会不尽一致，从图像上而言，在相对有限的空间之内，如何将释迦牟尼的最后一生表现出来，是艺术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拉合尔博物馆保存有一座出土于马尔丹地区（Mardan）西克里（Sikri）的佛塔，断代约为公元 2 世纪，塔的平头四面分别雕刻有释迦牟尼诞生、降魔、初转法轮、涅槃的场景<sup>4</sup>。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释尊的成道是用降魔来表现的，换句话说，降魔也就代表了释尊的成道，

4 笔者曾参访拉合尔博物馆，据该馆的文字介绍，平头和塔身原本不属于一座佛塔，但是都来自于西克里，平头部分因为过高，无法拍照，内容判定根据该馆的文字介绍。我认为虽然二者属于不同的佛塔，但是从图像上考虑，将二者理解为一座佛塔可能更好。

这也可以解释部分经典缺乏降魔记载的原因。从图像角度而言，降魔变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特别明显，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本叙事中，降魔逐渐从成道这一大主题下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佛传叙事的重要主题之一。同样的道理或许也可以用在苦行这一主题上，犍陀罗有一尊著名的佛陀苦行相，佛陀瘦骨嶙峋、筋骨毕露的形象是这一主题淋漓尽致的展现。

西克里佛塔的覆钵外有一圈浮雕，表现的是佛陀的生平，一共有 13 幅，始于燃灯佛授记，终于吠舍离猴子奉蜜。从图像的比定来说，其中没有出现太子学艺、出家的场景，而且佛陀成道后的事迹占了绝大部分，达 11 幅之多，这或许说明此时的艺术家和观众的关注点主要还是聚焦于佛陀成道后的事迹。在这一连续构图中，其中的第 2 幅被比定为菩萨身处兜率天的场景，如果这一比定属实<sup>5</sup>，联系上面的平头，我们可以说 17 幅画面中，有 5 幅与后来的佛陀主要行迹相关，即从兜率天降、诞生、降魔、初转法轮、涅槃。

就我所知，上述西克里佛塔连续性佛传叙事的图像资料是一个特例，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所获得的只是连续性佛传叙事图像资料的断片，要将它们逻辑地组合起来非常困难，一方面因为部分场景——例如从兜率天下降、学艺、后宫生活、成道等——非常容易与其他场景相混淆，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极度缺乏连续性佛传叙事的图像资料，从而导致我们对这些主题在佛传图像中的特殊表现并不清楚。但是佛陀诞生之前的事迹，以及成道之前的事迹中，有几个重要的场景不断出现，例如入胎、踰城出家、苦行、降魔等，这些图像的特征非常鲜明，以至于即使它们出现在单幅构图中，我们也相对容易辨识。

如果说苦行和降魔行迹的凸显是基于图像表现方式的激发，那么菩萨从兜率天下降的说法恐怕与佛教义理的发展相关，这方面卢恰尼茨曾有一些论述，认为其与弥勒信仰相关<sup>6</sup>。我想要说的是，除了与弥勒信仰相关，恐怕还与过去七佛和轮回观念有关，我们知道，《长阿含·大本经》中讲述毗婆尸佛生平时，已经说明菩萨从兜率天下降，而且阿育王曾参访过去佛拘那含牟尼的佛塔，可能是出于强化释迦牟尼与过去佛的联系，同时也出于从轮回角度而言，抬高释迦牟尼诞生前所处地位的考虑，佛陀行迹中加入了从兜率天下降这一情节。

5 卢恰尼茨 (Luczanits) 认为菩萨处在兜率天的图象只有到了 3 世纪才能被清楚比定，因此，他将西克里的佛塔断代在 5 世纪。见 Christian Luczanits, "Prior to Birth, The Tuṣṭita Episodes in Indian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Art", 2010: 76-77.

6 Christian Luczanits, "Prior to Birth, The Tuṣṭita Episodes in Indian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Art", 2010: 77.

#### 四、大乘经典中对释迦牟尼行迹的略叙

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对释迦牟尼一生行迹的概括性描述也出现在大乘经典的叙事中。这种叙事往往与论述释迦牟尼化身的示现相关，这说明对于佛陀行迹进行主题化简略概括的倾向已经出现，但是对于主题的数量，有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种等说法，其具体内容，各个经典的记载也完全不一致。

例如，北凉县无讖所译《悲华经》中说“为是众生故，于娑婆世界、诸四天下，一时之中，从兜术下，现处母胎，乃至童子，学诸伎艺，出家苦行，破坏诸魔，成无上道，转正法轮，般涅槃后，流布舍利。”<sup>7</sup>单从汉译我们看不出释迦牟尼的行迹究竟有几个场景，参考相应的梵藏文本<sup>8</sup>，释迦牟尼的行迹似乎分为三大示现，即从兜率天入胎、在世事业、涅槃，其中在世事业部分又分为童子嬉戏、习诸技艺、行苦行、降魔、成道、转法轮。如果按照这样的分法，释迦牟尼的行迹刚好是八种。

我们再来看北魏县摩流支所译《信力入印法门经》中对释迦牟尼行迹的概述：“依彼刹那，诸佛如来，一切世界，一切住处，一一世界，一一阎浮提，于一时间，非前后时，从兜率天退、生、出家，行于苦行，坐于道场，降伏魔怨，现证正觉，转于法轮，示大涅槃，住持佛法，示诸法灭。”<sup>9</sup>一共有九种行迹，《信力入印法门经》的藏译也列出了九

7 T. 3, no. 157, 208c29-209a3.

8 Isshi Yamada, *Mahākaruṇāpuṇḍarīka Sūtr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8: 249: teṣāṃ sattvānām arthe 'haṃ yāvāt tasmin samaye sahe lokadhātū cāturdvīpikā bhaveyuḥ, sarvatra ca cāturdvīpikāyāṃ saṃtuṣitabhavanāvātaraṇaṃ mātur garbhe cāhaṃ jātum upadarśayeyaṃ, vistareṇa kumārakīḍā-sīlpakarma-sthāna-duṣkaracaryā-māradharṣaṇa-bodhyabhisambudhyana-dharmacakrapravartanaṃ, sarvatra ca cāturdvīpikāsu sakalāṃ buddhākāryam upadarśayeyaṃ, parinirvāṇaṃ yāvāc charīravibhāgam upadarśayeyaṃ. D 112 230a3-5: མཇུག་ཅན་དེ་དག་གི་དོན་དུ་བདག་དཔེ་ཚོ་ན་འཇིག་རྟེན་གྱི་ལམས་མི་མཇུག་གི་སྤིང་བཞི་པ་ཇི་སྟེ་མཆིས་པར་གྱུར་པའི་སྤིང་བཞི་པ་ཐམས་ཅད་དུ་ཡོངས་སུ་དགའ་ལྷན་གྱི་གནས་ནས་འབབ་ཅིང་མའི་མངལ་དུ་སྐྱེ་བསྟོན་པར་གྱུར་ཅིག་ཀྱང་ཆེར་བཞུགས་གཞིན་ལུ་ཚེ་བ་དང་། བཟོ་དང་ལས་གྱི་གནས་དང་། །དཀའ་བ་སྤྱོད་པ་དང་། བདུད་འདུལ་བ་དང་། རྒྱང་རྒྱུ་མཛོ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འཚང་བྱ་བ་དང་། ཚོས་གྱི་འཁོར་ལོ་བསྐོར་བ་དང་སྤིང་བཞི་པ་ཐམས་ཅད་དུ་སངས་རྒྱུས་གྱི་མཛད་པ་མཐའ་དག་ཉེ་བར་སྟོན་པར་ཡང་གྱུར་ཅིག་ལོངས་སུ་ལྷུ་ལས་འདའ་བ་དང་། སྐྱོ་གདུང་འགོད་པའི་བར་དག་ཉེ་བར་སྟོན་པར་ཡང་གྱུར་ཅིག་།

9 T. 10, no. 305, 952b4-9.



现入涅槃故。”<sup>12</sup> 根据汉译，释迦牟尼的行迹有十二种，但从梵藏文本来<sup>13</sup>，此处的如来行迹应为九种，缺汉译的从兜率天下生、起大神通和从忉利天下<sup>14</sup>。

《方广大庄严经》中还有一处对释迦牟尼行迹的略叙：“谁能堪任侍卫菩萨下阎浮提，从初入胎及以出胎，童子盛年，游戏受欲，出家苦行，诣菩提座，降伏魔军，转正法轮，现大神力，下忉利天，入般涅槃，常能奉事终不舍离？”<sup>15</sup> 与前引文句相校，此处增加了对释迦牟尼年轻时代的描述，即“童子盛年，游戏受欲”，如此，释迦牟尼的行迹有十三种。根据梵藏文本<sup>16</sup>，如来的行迹亦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入胎、住胎、出生；第二部分是主体，包括童年、嬉戏、住后宫、观伎乐、出家、苦行、诣菩提座、降魔、成道、转法轮，第三部分则是涅槃，三个部分总共有十四种。与汉译相较，如来年轻时的行迹有四种，汉译则以两种概括，而且汉译同样增加了大神通和从忉利天下两种行迹，但缺成道<sup>17</sup>。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相续解脱如来所作随顺处了义经》中提到了佛陀化身的示现，包括入胎、出胎、生长、受五欲、出家、苦行、往诣道场、菩提树下降魔、成佛、转法轮、

12 T. 3, no. 187, 545a24-26.

13 Salomon Lefmann, *Lalita Vistara: Leben und Lehre des Çākya Buddha*, Hall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1902: 36: (abhiṣekabhūmi dharmāloka mukham) avakramaṇa-janma-abhiniṣkramaṇa-duṣkara-caryā-bodhimaṇḍopasaṃkramaṇa-māradhvamsana-bodhivibodhana-dharmacakrapravartana-mahāparinirvāṇa-saṃdarśanātāyāi saṃvartate. D 95 22b3-5: (དབང་བསྐྱར་བའི་ས་ནི་ཚོས་སྣང་བའི་སྐྱོ་སྒྲི།) མངལ་ཏུ་འཇུག་པ་དང་། བཅོས་པ་དང་། མངོན་པར་འབྱུང་བ་དང་། དཀའ་བ་སྤྲད་པ་དང་། བྱང་ཚུབ་ཀྱི་སྒྲིང་པོར་འགྲོ་བ་དང་། བུདྲ་འདུལ་བ་དང་། བྱང་ཚུབ་རྣམ་པར་འཚང་བ་དང་། ཚོས་ཀྱི་འཁོར་ལོ་བསྐྱར་བ་དང་། ཡོངས་སུ་ཕྱེ་བ་ལས་འདས་པ་ཆེན་པོ་སྟོན་པར་འགྱུར་རོ།

14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出现在菩萨处兜率天宫，即将下凡入胎时为天众所讲法门中的最后一种法门，说明菩萨在兜率天宫讲法已经成为佛传叙事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在《方广大庄严经》的同本异译、竺法护所译《普曜经》中已经出现，但《普曜经》的相应之处只有“处胎出家、诣佛树下”八个字 (T. 3, no. 186, 487c16-17)，暗示《方广大庄严经》的文本可能在此处有所增补。《方广大庄严经》梵藏汉文本中将此法门称之为“灌顶法门”，这是菩萨十地最后一地法云地的别称。

15 T. 3, no. 187, 546b28-c3.

16 *Lalita Vistara*, 1902: 44: ko 'smākaṃ mārṣā utsahate bodhisattvaṃ satatasamitam anubaddhum avakramaṇa-garbhasthāna-janma-yauvanabhūmi-dāra-kakrīḍa-antaḥpura-nāṭakasaṃdarśana-abhiniṣkramaṇa-duṣkaracaryā-bodhimaṇḍopasaṃkramaṇa-māradharṣaṇa-bodhyabhisambodhana-dharmacakra-pravartanaṃ yāvan mahāparinirvāṇād dhātaccittatayā snigdhatittatayā priyacittatayā maitracittatayā saumyacittatayā? D 95 26b3-6: སྟོན་པོ་དག་ལྟེང་ཀྱི་ནང་ནས་བྱང་ཚུབ་སེམས་དཔའི་ཐོག་མ་ཡུམ་གྱི་ལྷམས་སུ་གཤེགས་པ་དང་། ལྷམས་ན་བཞུགས་པ་དང་། བཞུགས་པ་དང་། ཐོར་བྱ་དང་། ཕྱིས་པའི་ནང་ན་རོལ་པ་དང་། བཅུན་མའི་འཁོར་ཀྱི་ནང་ན་བཞུགས་པ་དང་། རོལ་མོ་གཞིགས་པ་དང་། མངོན་པར་འབྱུང་བ་དང་། དཀའ་བ་སྤྲད་པ་དང་། བྱང་ཚུབ་ཀྱི་སྒྲིང་པོར་གཤེགས་པ་དང་། བུདྲ་འདུལ་བ་དང་། བྱང་ཚུབ་ཏུ་མངོན་པར་ཚོགས་པར་འཚང་བ་དང་། ཚོས་ཀྱི་འཁོར་ལོ་བསྐྱར་བ་དང་། ཕྱེ་བ་ལས་འདས་པ་ཆེན་པོ་བསྟན་ཀྱི་པར་ཏུ་ཕན་པའི་སེམས་དང་། དཀའ་བའི་སེམས་དང་། ཕངས་པའི་སེམས་དང་། བྱམས་པའི་སེམས་དང་། གཉེན་པའི་སེམས་ཀྱིས་ཉག་པར་རྒྱན་ཏུ་བྱང་ཚུབ་སེམས་དཔའི་ཞབས་འབྲིང་ན་འཁོར་པར་སུ་དག་སྟོ།

17 《方广大庄严经》的同本异译、竺法护所译《普曜经》的相应之处仅有“入胎、成佛、降魔、转法轮、涅槃”五种事迹 (T. 3, no. 186, 489a26-28)：“谁能堪任，侍卫菩萨，降神入胎，不离其侧，如影随形，乃至成佛；降伏魔官，而转法轮，和慈四等，至大灰度，以怀慈心，欢喜悦心，调和其心，而奉事焉；未曾远离，不违要誓？”

现般涅槃十一种<sup>18</sup>。该经相应的文句也出现在菩提流支译《深密解脱经》和玄奘译《解深密经》中，虽然菩提流支译本中佛陀的化现也是十一种，但是内容不尽一致，缺乏诣道场和降魔的场景，而增加了住胎一说<sup>19</sup>，玄奘译本则仅仅列出了入胎、诞生、长大、受欲、出家、示行苦行、舍苦行已成等正觉七种<sup>20</sup>，缺乏出胎、诣道场、降魔、转法轮、入涅槃五个场景。玄奘译本与藏译一致<sup>21</sup>。

真谛译《无上依经》提到了释迦牟尼的十四种事业：“于秽佛土示现种种本生之事，或复示现升兜率天，或复示现从彼天下，或复示现降神母胎，或现初生出胎，或现俱摩罗位，或现受学十八明处，或现诸戏游于后园，或现出家，或现苦行，或诣道场，或成佛道，或波罗捺转妙法轮，或坚固林般涅槃那，示现如是种种之事，乃至尽于生死后际。”<sup>22</sup>十四种事业的说法也出现在题名为世亲所造、真谛译的《佛性论》中，在讲到化身时提到了释迦牟尼的十四种事业<sup>23</sup>，但内容同样与《无上依经》不一致，增加了降魔一事，而将童子和游戏两种事业合为一种计算。

圆测在其《解深密经疏》中引《相续解脱如来所作随顺处了义经》和《无上依经》为据，提到了十一种和十三种释迦牟尼行迹的不同算法，他没有将《无上依经》中的“示现种种本生之事”视作释迦牟尼的行迹之一<sup>24</sup>。

无著在《摄大乘论》中讲到佛陀化身时，提到了释迦牟尼的九种行迹，即从兜率天降、

18 T. 16, no. 679, 718b14-16.

19 T. 16, no. 675, 685b2-4: 入胎、住胎、出胎，生已增长，受五欲乐，而行大舍出家，苦行、证菩提、转法轮、入涅槃。

20 T. 16, no. 676, 708c6-7.

21 D 106 49a7-b2: བཙམ་ལྷན་འདས་སྤུལ་པའི་སླ་སྟོན་པའི་ཐབས་ལ་མཁས་པ་ནི་སྟོང་གསུམ་གྱི་སྟོང་ཆེན་པོའི་སངས་རྒྱལ་གྱི་ཞིང་ཐམས་ཅད་ཏུ་བདག་པོར་གཞན་པ་འཇམ། སློན་གནས་སུ་གཞན་པའི་ཁྱིམ་ཏུ་མངལ་ཏུ་འཇུག་པ་དང་། བཙས་པ་དང་། སླེ་བ་དང་། འདོད་པ་ལ་ལོངས་སྟོན་པ་དང་། མངོན་པར་འབྱུང་བ་དང་། ཏཀལ་བ་སྤུང་བ་ཅིག་ཅར་ཀུན་ཏུ་སྟོན་པ་དང་། རི་གཏོང་བ་དང་། 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བྱང་ཆུབ་པའི་རིམ་པ་ཀུན་ཏུ་སྟོན་པ་ཡིན་པར་བཏྲ་བར་བྱའོ།།

22 T. 16, no. 669, 473a14-21.

23 T. 31, no. 1610, 810c24-28: 一现本生事，二现生兜率天，三从天下处中阴，四入胎，五出胎，六学技能，七童子游戏，八出家，九苦行，十诣菩提树，十一破魔军，十二成佛，十三转法轮，十四般涅槃。

24 《续藏经》第21册，经号369，第403页上栏第23行至中栏第5行：然此化相，多少差别，诸教不同。《无上依经》有十三相。一示升兜率，二示下彼天，三现降胎，四现出胎，五现童子位，六现受学，七现游戏后园，八现出家，九现苦行，十现往诣道场，十一现成佛，十二现转法轮，十三现般涅槃。依《相续经》，为十一相。一入胎，二出胎，三生长，四受欲，五出家，六苦行，七往诣道场，八降魔，九成佛，十转法轮，十一入涅槃。

出生、享受诸欲、出家、去外道处、苦行、成正觉、转法轮，入涅槃<sup>25</sup>。与常见的事迹相比，这里多出了去外道处一项。若参考真谛汉译，此处的去外道处应该与苦行连在一起，成为去外道处苦行<sup>26</sup>，这样一来，释迦牟尼行迹刚好成为八种<sup>27</sup>。

从上述引文来看，部分经典在释迦牟尼的行迹中已经列出了学艺和游戏的主题。而汉译《方广大庄严经》所增加的起大神通和从忉利天下的主题不见于其他文本，很值得怀疑。从这些文本中我们并不能看出释迦牟尼行迹主题增删变化的情况，但有一部经典，则给我们观察这种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就是《华严经》。

《华严经》中有多处地方略叙了释迦牟尼的行迹，此处我们以其中的《十地品》（《十地经》）为例说明。《十地经》分别在初地欢喜地和第十地法云地出现了释迦牟尼行迹的略叙。《十地经》在历史上有多个汉译本，兹以译经年代为序，辅之以梵藏文本，作一比较：

#### 1. 西晋竺法护译《渐备一切智德经》

(1) 辄得出生在兜术天上，从天来下，入母腹中，处在胎藏，从母腹出，随行七步，举手自赞，三界最尊，释梵稽首，诸龙浴体，学书手博，游观所覩，出家入山，成佛降魔，释梵劝助，转大法轮，现大灭度，供养舍利<sup>28</sup>。

(2) 至兜率天、大灭度地<sup>29</sup>。

25 D 4048 37a5-7: ལྷལ་པའི་སྐྱེ་གང་ཚོས་ཀྱི་སྐྱལ་བརྟེན་པ་ནིང་དེ་དགའ་ལྡན་གྱི་གནས་ན་བཞུགས་པ་ནས་བརླང་སྤྱི་འཕོ་བ་དང་། བལྟམས་པ་དང་། འདོད་པ་ལ་སྦྱོང་བ་དང་། མངོན་པར་འབྱུང་བ་དང་། ལྷ་སྤྱིགས་ཅན་གྱི་གན་དུ་གཤེགས་པ་དང་། དཀའ་བ་སྦྱོང་བ་དང་། 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བྱང་ཆུབ་པ་དང་། ཚོས་ཀྱི་འཕྲོ་ལོ་བསྐོར་བ་དང་། ཡོངས་སུ་ལྷ་ལས་འདས་པ་ཆེན་པོ་ཀུན་དུ་སྦྱོན་པའི་ཕྱིར་རོ། །参考后魏佛陀扇多译《摄大乘论》(T. 31, no. 1592, 109c26-28): 所有依法身者，从兜率天中托身、生、受欲、出家、亲近外道、苦行、成道、转法轮、示大涅槃。

26 真谛译《摄大乘论》(T. 31, no. 1593, 129c7-10): 变化身者，以法身为依止，从住兜率陀天及退、受生、受学、受欲尘、出家、往外道所修苦行、得无上菩提、转法轮、大般涅槃等事，所显现故。同样是真谛所译《摄大乘论释》中，他把上述事迹分为四个意群来解释，一是从住兜率陀天及退、受生；二是受学、受欲尘，此处说明了太子学艺和纳妃的事迹；三是出家、往外道所修苦行；四是得无上菩提、转法轮、大般涅槃等事 (T. 31, no. 1595, 250a25-b12)。

27 虽然玄奘译本在相应处也翻译为“往外道所修诸苦行”，但是从玄奘译《摄大乘论释》来看，应该分为两项事迹处理，参考玄奘译《摄大乘论》(T. 31, no. 1594, 149a23-26): 变化身者，亦依法身，从覩史多天官现没、受生、受欲、踰城出家、往外道所修诸苦行、证大菩提、转大法轮、入大涅槃故。以及玄奘译《摄大乘论释》(T. 31, no. 1597, 378c27-379a1): 又诸菩萨从久远来，已知恶说善说法教，往外道所不应道理；又诸菩萨从久远来，已知善知三乘正道，修邪苦行不应道理。

佛陀扇多译本中相应处为“亲近外道”，显然也是把亲近外道和苦行视为两项事迹，参考后魏佛陀扇多译《摄大乘论》(T. 31, no. 1592, 109c26-28): 所有依法身者，从兜率天中托身、生、受欲、出家、亲近外道、苦行、成道、转法轮、示大涅槃。

28 T. 10, no. 285, 462a27-b3.

29 T. 10, no. 285, 492a21-22.



2. 姚秦鸠摩罗什译《十住经》

(1) 从兜率天来下、入胎,及在胎中、初生时、出家时、成佛道时,悉当劝请转大法轮、示入大涅槃<sup>30</sup>。

(2) 从兜率天上来下,乃至示大涅槃<sup>31</sup>。

3. 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六十华严·十地品》

(1) 从兜率天下、入胎、处胎、初生、出家、成佛道时,劝请转大法轮,示入大涅槃<sup>32</sup>。

(2) 从兜率天来下,乃至示大涅槃<sup>33</sup>。

4. 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十地品》

(1) 从兜率天宫没、入胎、住胎、初生、出家、成道、说法、示现涅槃<sup>34</sup>。

(2) 从兜率天下,乃至涅槃<sup>35</sup>。

5. 唐尸罗达摩译《十地经》

(1) 住覩史多天宫为首降下、入胎、住胎、生长、出家、成道、受梵王请转大法轮、示大涅槃<sup>36</sup>。

(2) 覩史多天宫为首降下、入胎、住、生、出家、成道、受请转大法轮、归大涅槃<sup>37</sup>。

6. 梵文本

(1) tuṣitabhavanavāsam ādim kṛtvā cyavana-caṃkramaṇa-garbhasthiti-janma-kumārakṛḍa-antaḥpuravāsa-abhiniṣkramaṇa-duṣkaracaryā-bodhimaṇḍopasaṃkramaṇa-māragharṣaṇa-

30 T. 10, no. 286, 501a22-24.

31 T. 10, no. 286, 530b8-9.

32 T. 9, no. 278, 545b20-22.

33 T. 9, no. 278, 573b15-16.

34 T. 10, no. 279, 181c19-20.

35 T. 10, no. 279, 207b3.

36 T. 10, no. 287, 538c19-20.

37 T. 10, no. 287, 570a13-14.

abhisam̐bodhy-adhyeṣaṇamahādharmacakrapravartana-mahāparinirvāṇopasaṃkramaṇāya<sup>38</sup>

(2) tuṣitavarabhavanavāsam upādāya cyavana-avaṃkramaṇa-garbhasthiti-janma-abhiniṣkramaṇa-abhisam̐bodhana-adhyeṣaṇamahādharmacakrapravartana-mahāparinirvāṇa-bhūmir iti<sup>39</sup>

## 7. 梵译汉

(1) 始于住兜率天宫，(从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生、童子嬉戏、住后宫、出家、行苦行、趋菩提场、降魔、成正觉、应请转大法轮、示现大涅槃。

(2) 始于住兜率天宫，(从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生、出家、成正觉、应请转大法轮、示现大涅槃。

## 8. 藏译

(1) དགའ་ལྷན་གྱི་ཕོ་བྲང་དམ་པར་བཞུགས་པ་ལ་སྦྱོགས་ཏེ། འཕོ་བ་དང་གཤེགས་པ་དང་། སྐྱེ་ན་བཞུགས་པ་དང་། སྐྱེ་བ་དང་། གཞོན་ཅུའི་རོལ་པ་དང་། བཅུན་མོའི་འཁོར་གྱི་ནང་ན་བཞུགས་པ་དང་། མངོན་པར་འབྱུང་བ་དང་། དཀའ་བ་སྤྲད་པ་དང་། ལྷིང་ཕོ་བྲང་རྒྱུ་རྒྱུ་གཤེགས་པ་དང་། བཏུན་གཏུལ་བ་དང་། མངོན་པར་འཚང་རྒྱ་བ་དང་། གསོལ་བ་གདབ་པ་དང་། ཚོས་གྱི་འཁོར་ལོ་ཚེན་ཕོ་བསྐྱར་བ་དང་། ལྷ་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ཚེན་ཕོ་སྦྱོན་པ།<sup>40</sup>

(2) དགའ་ལྷན་གྱི་གནས་ན་བཞུགས་པ་ནས་བཟུང་ལྟེ། འཕོ་བ་དང་ཡུམ་གྱི་སྐུར་བཞུན་པ་དང་། སྐྱེ་ན་བཞུགས་པ་དང་། ཚེ་<sup>41</sup>དང་མངོན་པར་འབྱུང་བ་དང་། མངོན་པར་འཚང་རྒྱ་བ་དང་། གསོལ་བ་གདབ་པ་དང་། ཚོས་གྱི་འཁོར་ལོ་ཚེན་ཕོ་བསྐྱར་བ་དང་། ལྷ་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ཚེན་ཕོ་བསྐྱར་པ།<sup>42</sup>

38 近藤隆晃：《梵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東京：1936年。[Ryūkō Kondō, *Dasabhūmīśvaro nāma Mahāyānasūtram*, Tokyo: 1936.] 京都：臨川書店，1983：19.11-13. 在对《十二宏化事迹赞》的英译中，Skorupski 也用到了这条资料，但是他把梵文的 *camkramaṇa-garbhasthiti* (入[胎]、住胎) 视为一项事迹处理，从而使整个事迹成为十二种，他这样的处理这显然是受到了十二宏化事迹的影响，但是这既不符合梵文复合词的拆分，而且与汉藏译本也不一致。参见 Tadeusz Skorupski, “Eulogy of the Twelve Deeds of the Buddha”, *The Buddhist Forum: Volume VI*, Tring: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2001: 31.

39 《梵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1983：191.7-8.

40 D 44 卍, 177a5-7.

41 𑖀: 此处的 𑖀 (寿命) 非常难解, 参照梵文, 似乎应该是 𑖀 (出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甘珠尔(对勘本)》在此处没有给出任何校勘信息, 参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甘珠尔(对勘本)》,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第36卷, 2007: 575. 保存在朵官版的《十地经》的一个单独译本, 在相应之处译作 བཏུན་པ་, 参见朵官版《甘珠尔》, 经部, 卍函, 第136叶背面第6行。

42 D 44 卍, 269b3-4.

## 9. 藏译汉

(1) 安住兜率天宫等, (从兜率天) 退、入 (胎)、住胎、出生、童子嬉戏、住娉妃眷属中、出家、行苦行、趋菩提场、降魔、成正觉、应请转大法轮、示现大涅槃。

(2) 始于住兜率天宫, (从兜率天) 退、入 (胎)、住胎、出生、出家、成正觉、应请转大法轮、示现大涅槃。

上述两处释迦牟尼行迹的略叙很具有代表性。就初地欢喜地所提及而言, 竺法护的译本没有明显的八种或十二种事迹的分类, 其中的学书手博, 游观所覩, 入山 (趣菩提座)、以及降魔四种行迹不见于后来的《十地经》汉译本, 但可以由梵藏文本证实。及至鸠摩罗什译本, 释迦牟尼的行迹已经成为八种, 《十地经》的其他汉译亦是如此。鸠摩罗什还翻译过龙树对《十地经》的注释《十住毗婆沙论》, 其中相应的地方提到了从兜率天退、入胎、出生、出家、趣道场、降魔、成佛、转法轮、入涅槃<sup>43</sup>, 一共九种行迹。龙树大约活跃于公元 150 - 250 年前后, 竺法护的译本译于西晋永康七年 (297 年),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 至少在公元 3 世纪时, 关于释迦牟尼的行迹的归纳还未完全定型。

《十住经》和《十住毗婆沙论》同为鸠摩罗什所译, 但二者关于释迦牟尼行迹的说法并不一致, 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十地经》文本的复杂情况所致<sup>44</sup>,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鸠摩罗什在此对经文有所改订, 而他的改订为后世的《十地经》诸汉译本所遵从<sup>45</sup>。

关于第十地法云地所提及的释迦牟尼行迹, 从竺法护译本, 直到实叉难陀译本, 均只列出了一头一尾两种行迹, 并未展开, 只是到了尸罗达摩的译本才有了对释迦牟尼行迹的完整叙述。实叉难陀译本大约译于公元 695 - 699 年, 尸罗达摩译本译于公元 790 年, 这说明在这约百年的时间段中, 《十地经》的文本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更有意思的是, 尸罗达摩译本和现存梵文本一致, 反映了释迦牟尼的八种行迹。换句话说, 虽然尸罗达摩译本前后两处描述释迦牟尼的行迹均为八种, 但梵文本两处描述释迦牟尼的行迹并不一致, 前一处为十三种, 多出了童子嬉戏、身处后宫、苦行、趋菩提座、降魔五种行迹。

世亲曾为《十地经》作注, 其注释汉译为后魏菩提流支等译《十地经论》, 彼处引证《十

43 《十住毗婆沙论》(T. 26, no. 1521, 30c5-14)。

44 关于《十地经》文本的复杂性, 笔者在《敦煌写本〈十地经〉研究》(待刊)中有说明, 此不赘述。

45 考虑到早期的竺法护译本, 以及晚期的梵藏文本中都出现了释迦牟尼年轻学艺、身处后宫的叙述, 鸠摩罗什译本所缺失的这部分叙事很可能是他为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伦理所作的删除。当然, 现有条件下, 我们无法圆满证实此种猜测, 而且, 这也无法解释苦行和降魔叙事的缺失。

地经》时,所列举的也是释迦牟尼的八种行迹<sup>46</sup>。世亲对《十地经》的注释亦有吐蕃时期的藏译本,但在列举释迦牟尼行迹时则分别对应于藏译《十地经》两处译文<sup>47</sup>。若排除所依底本不一致的情况,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解释造成藏汉译本差异的原因<sup>48</sup>。

## 五、汉传佛教中的八相成道

如前所述,鸠摩罗什所译《十住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八相成道的说法,但是其中将释迦牟尼的行迹分为八种,联系到《华严经》讲习在汉地的兴盛,恐怕这是后世从八个方面概括释迦牟尼行迹的肇始。至于说选择八这个数字作为释迦牟尼行迹的概述,恐怕与八大圣地的说法亦有一定的关系。

梁代僧祐所撰的《释迦谱》可谓汉地最早的佛传撰著,按略本而言,《释迦谱》的“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部分着重描写了释迦牟尼以六牙白象从兜率天而降,乃至降魔成正觉的事迹;若按广本而言,该部分则止于释迦牟尼收摄舍利弗和目犍连,虽然僧祐在《释迦谱》序言中说他的叙述始于降胎,终于起塔供养,但其中并没有将佛陀行迹从八个方面进行概括的痕迹。相较而言,唐代道宣的《释迦氏谱》不仅在行文上较《释迦谱》简略,而且在文本的编排上也更有次第。《释迦氏谱》将佛陀的行迹从八个方面予以叙述,分别是处兜率天、降阎浮洲、现生灵诞、集艺举能、出家寻教、乘时成佛、转法悟物、迁神化掩。虽然这里的八个方面与通常的八相成道的说法不尽一致,但是道宣在书中明确提出“经传八相”,说明八相成道的说法在当时已经产生流行。

《大乘起信论》中提到菩萨发心之际,能随愿力现八种事,即从兜率天宫下降、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sup>49</sup>,这不仅和鸠摩罗什译《十住经》一致,也

46 T. 26, no. 1522, 138c20-22 ; 197c24-25.

47 D 3993 138b6-139a1 ; 255b6-7.

48 除了上述差异,藏汉译本的主要差异在于如何计算释迦牟尼出生之前的事迹,汉译本将释迦牟尼出生前的事迹分为三种,即从兜率天宫下降、入胎、住胎,而藏译似乎有将兜率天宫下降和入胎合并为一类事迹处理的倾向,如果按照藏译的处理,释迦牟尼的行迹则为十二种,即从兜率天下降入胎、住胎、出生、童子嬉戏、身处后宫、出家、苦行、趋菩提座、降魔、成正觉、转法轮、涅槃。但这样一来第二处法云地所提及的释迦牟尼行迹在藏译中就成了七种,也不合适。目前这一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决。我们需要注意,后世常见的十二宏化事迹中并没有住胎一说,这或许是因为住胎的场景在图像上很难表现所致。

49 T. 32, no. 1666, 581a6-8.

和传为龙树所造的《菩提资粮论》的说法是一致的<sup>50</sup>。

隋代智顓的《四教义》提出了八相成道的另外一种说法，即从兜率天宫下降、托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入涅槃<sup>51</sup>。与上述说法相比，去掉了住胎，增加了降魔。

唐窥基在《妙法莲华经玄赞》中也提到了八相成道，并且依据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五百六十八卷，概括八相成道为“一从兜率天没即入胎相，二婴儿，三童子，四苦行，五成道，六降魔，七转法轮，八入般涅槃。”<sup>52</sup>

隋唐之际汉传佛教提出的八相成道的说法，虽然对八相的具体所指彼此稍有差异，但是用八相成道指称释迦牟尼的行迹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了印度僧人。例如，汉译《大乘庄严经论》中讲到发心的譬喻时，明确提到了“八相成道”的说法<sup>53</sup>，《大乘庄严经论》有梵本存世，亦有藏译本，考诸梵藏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汉译译为“八相成道”之处，原文应是“示现住兜率天宫等”<sup>54</sup>，也就是说，原文只是提到了佛陀行迹的初始之事，汉译则概括以“八相成道”。《大乘庄严经论》由印度僧人波颇蜜多罗译于唐贞观四年（630年），这之后不空所译的密法典籍《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归》、以及《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中也明确出现了“八相成道”的说法<sup>55</sup>，这说明此种说法在唐代已经非常流行，以至于影响了印度僧人对经典的汉译。

## 六、藏传佛教中的十二宏化事迹

藏传佛教中对释迦牟尼十二宏化事迹进行详细剖判的当属布顿（1290 - 1364年）

50 T. 32, no. 1660, 523c27-28: 诸世界中诸佛出兴，始从住兜率宫，乃至退堕，入胎、住胎、初生、出家、证正觉、请转法轮、入大涅槃，皆往其所，受行供养，初不舍离，是第三大愿。这段话出现的语境是讲十波罗蜜中的愿波罗蜜时的第三大愿。文中讲到最后一愿时，也提到了佛的事迹：“为于诸世界中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为于一毛道中及余一切毛道中，皆现出生、坐道场、转法轮、大般涅槃故。”（524a25-28）这里提到了佛的四大行迹。

51 T. 46, no. 1929, 745c5-7.

52 T. 34, no. 698c14-16.

53 T. 31, no. 1604, 596c20-21: 譬如大云能成世界，方便相应发心亦如是，示现八相成道，化众生故。

54 Sylvain Lévi, ed., *Mahāyāna Sūtrālaṅ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Paris: Champion, 1907: 17.6-8: upāyakaṣālyasahagato megha-upamaḥ sarvasatvārthakriyā tad adhīnatvāt tuṣitabhavanavāsādi-saṃdarśanataḥ | yathā meghāt sarvabhājanalokasampattayaḥ. 藏译与梵本一致，D 4026 141b5: ཐབས་ལ་མཉམས་པ་དང་ལྷན་པ་ནི་སྤྱི་ལྷ་བྱ་བུ་སྤྱི་ཇི་ལྷ་རྫོང་གི་འཇིག་རྟེན་གྱི་འགྲོ་བ་ཐམས་ཅད་སྤྱི་ལས་འབྱུང་བ་ལྷན་པ་དག་ལྷན་གྱི་གནས་ན་བཞུགས་པ་ལ་སོགས་པ་སྤྱོད་པའི་སྤོ་ནས་སེམས་ཅད་ཐམས་ཅད་གྱི་དོན་བྱ་བ་རྣམས་དེ་ལ་རག་ལས་པའི་བྱིར་རོ། (具足善巧方便，喻如云；犹如器世间一切圆满从云而出，通过住于兜率天宫等的示现来实施利益一切有情依凭于此[善巧方便]故。)

55 T. 18, no. 869, 286a3 ; T. 19, no. 1003, 611b10-11, 615c23.





行、诣菩提场四个情节，太子学艺和后宫游戏场景的缺失可能是适应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需求而产生，我们可以看到，上表中的第五个场景，梵藏文本为“与后宫眷属嬉戏”，而汉译则改成了“厌离诸欲相”。

上述十二宏化事迹的内容是藏传佛教在进行佛传叙事时采取的标准模式，但是在日常的课诵仪轨中，藏传佛教似乎还有另一套模式，即遵循《丹珠尔》中保存的题为龙树的《十二宏化事迹赞》的叙述，其中列举的十二事迹与布顿的说法有所不同：

编号	藏文 <sup>65</sup>	笔者汉译	编号	藏文	笔者汉译
1	ལུ་ལྷ་སྤྱུ་ལྷུ་གསུམ་པ།	入胎	7	མཛོན་པར་སངས་རྒྱལ།	成佛
2	བལྟམས་པ།	出生	8	ཚོས་ཀྱི་འཁོར་ལོ་བསྐྱོར།	转法轮
3	སྐྱུ་ཚལ་བསྟན།	学艺	9	བདུད་རྣམས་བཅུལ།	摧伏外道魔鬼
4	འཁོར་དང་ལྷན།	眷属	10	ཚོ་འཕྲུལ་ཚེན་པོ་བསྟན།	现大神变
5	བྱིས་ནས་བྱུང།	出家	11	བྱ་དན་འདའ་བ།	涅槃
6	དཀའ་བ་སྤྱུང།	苦行	12	ཆ་བརྒྱད་སྤྱོད་ཀྱི་ཀུན་ལ།	八分舍利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十二宏化事迹赞》中缺从兜率天退和趋菩提座，增加了现大神变和八分舍利，并且将摧伏外道魔鬼置于转法轮之后，这显然指的不是释迦牟尼成道前的降魔场景，而是成道后的摧伏外道的场景。龙树的《十二宏化事迹赞》日后成为宁玛派<sup>67</sup>、萨迦派<sup>68</sup>、噶举派<sup>69</sup>、格鲁派<sup>70</sup>共同念诵的经文。

## 七、余论

现有的研究表明，释迦牟尼的行迹从其一生最重要的成道、转法轮的叙事，逐渐演进出生、成道、转法轮、涅槃四大行迹，后续的发展则较为错综复杂，一方面增加了

66 མཛོན་པར་སངས་རྒྱལ་གྱི་ཚུལ་ལ་བསྟོན་པ།D 1135.

67 རྩོམ་གྱི་ལྷན་གྱི་གསལ་ལྟར་སྤྱི་བུ་རྩིང་མ་པའི་ལྷན་གྱི་ལལ་འདོན་ཕྱོགས་བསྐྱིགས་དགོས་པ་ཀུན་ཚང་། ལྷ་ས། བོད་ཚོང་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1997: 268-270, 第 81 号 : ལུ་ལྷ་སྤྱུ་ལྷུ་གསུམ་པ་ཐབས་ལུགས་ལྷན་ཅི་ལ།

68 རྩོམ་གྱི་ལྷན་གྱི་དཔལ་ལྷན་སྐྱུ་ལལ་འདོན་ཕྱོགས་བསྐྱིགས་དགོས་པ་ཀུན་ཚང་། ལྷ་ས། བོད་ཚོང་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3: 27-29, 第 11 号 : ལུ་ལྷ་སྤྱུ་ལྷུ་གསུམ་པ་ཐབས་ལུགས་ལྷན་ཅི་ལ།

69 རྩོམ་གྱི་ལྷན་གྱི་དཔལ་ལྷན་སྐྱུ་ལལ་འདོན་ཕྱོགས་བསྐྱིགས་དགོས་པ་ཀུན་ཚང་། ལྷ་ས། བོད་ཚོང་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4: 116-117, 第 37 号 : རྩོམ་གྱི་ལྷན་གྱི་ལལ་འདོན་ཕྱོགས་བསྐྱིགས་དགོས་པ་ཀུན་ཚང་། ལྷ་ས། བོད་ཚོང་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70 རྩོམ་གྱི་ལྷན་གྱི་དཔལ་ལྷན་སྐྱུ་ལལ་འདོན་ཕྱོགས་བསྐྱིགས་དགོས་པ་ཀུན་ཚང་། ལྷ་ས། བོད་ཚོང་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2011: 53-55, 第 12 号 : ལུ་ལྷ་སྤྱུ་ལྷུ་གསུམ་པ་ཐབས་ལུགས་ལྷན་ཅི་ལ།



释迦牟尼在兜率天的事迹，为了衔接，发展出从兜率天而降、入胎、住胎等叙事，一方面则关注释迦牟尼成道前后的事迹，并且与释迦牟尼的一些神变纠缠在一切，发展出对释迦牟尼行迹的各种表述，其中《十地经》的说法可能代表了对释迦牟尼行迹进行概括的一个节点，由此出发，汉传佛教逐渐发展出八相成道的说法，虽然八相成道的具体内容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图像上都并未完全定型，但这种说法却在汉传佛教中广为流行，甚至影响到了印度僧人对原典的传译。至迟在 8 世纪时，印度僧人已有十二宏化事迹的说法，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藏传佛教的佛传叙事传统，也影响了藏传佛教的佛传图像表现。仔细考察藏传佛教以壁画、唐卡等形式表现的释迦牟尼行迹，探讨其文本来源，图文互证，进而深入了解藏传佛教的佛传叙事策略，以及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的双向互动，乃是今后的研究任务之一。

◆ 萨尔吉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